

Globethics Repository



kai perisson echōsin: 《約翰福音》十章10b節義訓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YANG, Junjie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10-29 09:10:09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4343

kai perisson echōsin：《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義訓¹

楊俊傑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生命豐盛」或「豐盛的生命」，語出《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是一頗有趣味的基督教用語。年邁的蒂利希（Paul Tillich）凝思生與死的意味，圍繞它作了一篇佈道文。²學界撰文結集，禮贊《約翰福音》學者雷蒙德·布朗（Raymond Brown）的貢獻，也以它為題。³然而，這裏卻要論證指出，不論「豐盛的生命」，還是「生命豐盛」，其實都是錯譯，誤讀了希臘語的原文。《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並非「我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而應該是「我來，是要叫羊有生命，要叫羊還有」。

《新約》經文被誤讀，案例並不少見。譬如《馬可福音》一章 41 節，耶穌「生氣」（ὀργισθεῖς）就一直被誤讀為耶穌「感到憐憫」（σπλαγχνιθεῖς）。⁴但這裏所談的《約

1. 本文是二〇一四年一月至三月，訪問香港道風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研究成果。

2. Paul Tillich,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Christianity and Crisis: A Christian Journal of Opinion*, 24.15 (1964), pp. 172-174, and *Union Seminary Quarterly Review*, 20.1 (1964), pp. 3-8。該期《基督教與危機》（*Christianity and Crisis*）學刊出版於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一日，而《協和神學院季度評論》（*Union Seminary Quarterly Review*）出版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本文所引，出自《基督教與危機》版本。

3. John R. Donahue, *Life in Abundance: Studies of John's Gospel in Tribute to Raymond E. Brown* (Collegeville, MN: Liturgical, 2005).

4. 參看巴特·葉爾曼著，黃恩鄰譯，《錯引耶穌：〈聖經〉傳抄、更改的內幕》（北京：三聯書店，2013），頁 125-148；巴特·葉爾曼著，黃恩鄰譯，《製造耶穌：史上 No.1

翰福音》十章 10b 節的誤讀問題，與《馬可福音》一章 41 節的誤讀問題不同，不是由於抄經方面的問題引起的。抄經方面的問題，《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並非沒有。有一個抄本，把十章 10b 節的後半句καὶ περισσὸν ἔχουσιν（新標點和合本作「並且得的更豐盛」）刪掉了。⁵至於被刪的原因，則很有可能就像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所推測的那樣，是由於抄本的作者覺得這一部分是累贅，不過是在重複前半句的內容（也就是新標點和合本裏所說的「要叫羊得生命」）。⁶然而，這裏探討《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就是以流傳較廣的通行版本為基礎，並不涉及抄本異文。這裏所要指出的是，在各種重要的中譯、英譯裏，十章 10b 節的原文（希臘文）語句未能被準確地訓讀。

既然是辨識《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的希臘文法，這裏遵循的研究思路便有別於詮釋學的路徑。在「得生命」之後，還要添上一句「並且得的更豐盛」，對蒂利希而言這意味着「更豐盛」一詞有值得強調，從而也值得詮釋的特別意味。他的詮釋路線是，「得生命」所說的「生命」，與「得的更豐盛」所說的那種被更豐盛地得到的「生命」在內涵上有差別。「得生命」所說的「生命」是一種求生、求強的意志，以保全自己的生命、增強自己的生命（同時也意味着享受自己已變強的生命所帶來的快樂）為旨趣——或者借用蒂利希的話來說，這是生命在對自身說

暢銷書的傳抄、更動與錯用》（台北：大家出版，2010），頁 168-193。有些學者編輯《新約》希臘文本，已直接用οργισθεις代替σπλαγχνισθεις。參看 W. Hall Harris III etc.(ed.), *English-Greek Reverse Interlinear New Testament* (With Strong's Greek-English Glossary) (Bellingham, WA: Logos Bible Software, 2010), p. 177; Michael W. Holmes (ed.),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SBL Edition; Atlanta, G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Bellingham, WA: Logos Bible Software 2010), p. 69.

5. Nestle-Aland, *Greek-English New Testament* (6th ed.; Stuttgart: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1992), p. 282.

6. Rudolf Bultmann, *The Gospel of John: A Commentary* (trans. G. R. Beasley-Murra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71), p. 377.

「是」。至於「得的更豐盛」所說的那種被更豐盛地得到的「生命」，則把死亡接納到生命裏。承認死亡確實是對生命說「否」、承認死亡就是對生命的否定（也就是說，死亡的到來，意味着生命確實終結了），但在終將被死亡否定的生命裏，仍能燃起生命的激情，仍有充足的意願讓生命繼續對生命自身說「是」，仍可對生命的「就在這裏、就在現在」（或曰「此時此地」，亦即 *here and now*）予以肯定。蒂利希認為，這種融「否」與「是」於一體的生命，是死亡被接納到生命裏的生命，便是被更豐盛地得到的「生命」。⁷蒂利希的這番詮釋，關聯着其所特有的神學思路，自有其深刻，富含智慧之處。⁸只是他的詮釋，仍然以通行的讀法——*that they may have life, and have it abundantly*（或可譯作「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豐盛」，與新標點和合本所說的「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大抵相同）為基礎。

本文將由四個部分組成。對現有的中譯、英譯進行分析，指出在翻譯方面所存在的問題，這是第一部分。翻譯方面的問題，學界並非沒有注意到，但學界現有的解決方案都存在重要缺陷，這是第二部分。從語文學着手，重新訓讀《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徹底解決之前在翻譯方面存在的問題，這是第三部分。既然把十章 10b 節的後半句訓讀為「要叫羊還有」，就必然要涉及「還有甚麼」的問題。第四部分指出，所將「還有」的，決非「生命」，而是十章 11 節所談的「為羊捨命的好牧人」。

7. 特別是 Tillich,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p. 174.

8. 很顯然，在蒂利希看來，十章 10b 節所說的「生命」（*zoe*）首先是存在者層次的生命。然而一般都認為，《約翰福音》裏的 *zoe* 並非如此，而是指通過信仰加入到上帝團契裏的那種生命。詳看參看後文。

一、「得的更豐盛」？

《約翰（若望）福音》十章 10b 節——「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新標點和合本），「我來，卻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思高本）。⁹兩個版本之間有一個並不重要的差別，那就是新標點和合本譯作「羊」的，思高本改作「他們」。在最近出版的兩個譯本裏，馮象譯之為「我來，卻是要讓人保住生命」，¹⁰謝文郁譯作「我來是為了他們擁有生命」，¹¹都與思高本相近。

十章 10b 節的前半句，希臘原文是ἐγὼ ἦλθον ἵνα ζωὴν ἔχωσιν。這裏所涉及的，是ζωὴν ἔχωσιν——以第三人稱複數為主語，相當於英語裏的 they。但結合上下文可知，這個第三人稱複數只能是「羊」——更準確地說，「群羊」或「它們」，不宜、也不必意譯為「人」或「他們」、甚至「她們」。

在新標點和合本與思高本之間，還有另外一個差別，雖然不太明顯，卻並非不重要。十章 10b 節的後半句，新標點和合本作「得的更豐盛」的，思高本作「獲得更豐富的生命」。所謂「獲得更豐富的生命」——很顯然，「更豐富」是形容詞，作定語修飾「生命」。十章 10b 節的後半句的希臘原文，是καὶ περισσὸν ἔχωσιν。按照思高本的思路，這意味着十章 10b 節前半句裏的名詞ζωὴν，也是後半句裏的動詞ἔχωσιν的賓語。至於περισσὸν是形容詞，則是ζωὴν的定語。但是，這違背了最基本的希臘文法。περισσὸν如果是形容詞，就其語法形式而言只能是中性或陽性形

9. 呂振中版本：「我來呢，乃是要使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充盈滿溢」，與新標點和合本相近。

10. 馮象譯注，《新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頁 229。

11. 謝文郁，《道路與真理：解讀〈約翰福音〉的思想史密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頁 562。

式，可陰性名詞「生命」所需要的修飾性形容詞，一定是陰性形式的。

至於新標點和合本的「得的更豐盛」，當然是指得生命「得的更豐盛」。這一翻譯略顯含糊，有兩種可能的解釋，即（一）「更豐盛」作狀語——「更豐盛地得生命」，（二）「更豐盛」作補語——「得生命得的更豐盛」。

關於十章 10b 節的後半句，某網站將四十五種英譯《聖經》版本同時列出，其中有二十三種譯本在把περισσὸν理解為「豐盛」或「更豐盛」的同時，還把περισσὸν看成狀語——或作 abundantly（十六種：ASV, DARBY, ESV, ESVUL, LEB, MOUNCE, NASB, NET, NRSV, NRSVA, NRSVACE, NRSVCE, RSV, RSVCE, WEB, YLT），或作 more abundantly（六種：KJ21, DRA, KJV, AKJV, NKJV, OJB），或者是 more pleneously（一種：WYC）。不妨以 KJV (King James Version) 為這一類讀法的代表，它把十章 10b 節的後半句譯作 and that they might have it more abundantly。

與此同時，在該網頁上另有十四種英譯《聖經》版本把περισσὸν看成補語。不過，譯法多種多樣，有 in abundance（三種：AMP, HCSB, JUB。AMP 還強調說，in abundance 等於 to the full, until it overflows），有 to the fullest（一種：CEB），有 to the full（三種：NIV, NIVUK, WE），有 in its fullest measure（一種：CJB），有 in its fullest（一種：CEV），有 in all its fullness（四種：EXB, GNT, TLB, NCV），有 in the fullest possible way（一種：NIRV）。這些版本雖然有一定的差別，但或也可以其中的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為代表，亦即 and have it to the full。¹²謝文郁把十

12. 紐曼 (Barclay M. Newman) 編的《希英對照簡明〈新約〉辭典》，περισσὸς 詞條就把《約翰福音》十章 10 節裏的理解為 to the full。參看 Barclay M. Newman, *A Concise Greek-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Peabody, MA: Hendrickson, 2006), p. 141。

章 10b 節譯作「我來是為了他們擁有生命，豐豐滿滿」，「豐豐滿滿」的讀法也可歸入此類。¹³

至於其餘八種英譯《聖經》版本，其中有四種是錯誤的。錯在把περισσὸν看成修飾「生命」的形容詞，分別是 life that is full and good (ERV)，and far more life than before (PHILLIPS)，a great full life (NLV)，(My purpose is to give them) a rich and satisfying life (NLT)。另外四種，則略顯隨意，分別是 so that they will have everything they need (GW)，more and better life than they ever dreamed of (MSG)，and so that they will have everything they need (NOG)，with joy and abundance (VOICE)。¹⁴

可是，按照希臘文法，如果περισσὸν作補語，同時還把「生命」看成賓語，那麼，作補語的詞必須在性、數、格上與賓語「生命」相稱，就像作定語的詞一樣。顯而易見，就像剛才談到περισσὸν不能被看成「生命」的定語那樣，這裏的περισσὸν既然不可能是陰性賓格形式的詞，就也不能被看成補語（值得注意的是，這十四種英譯聖經版本都是既把περισσὸν看成補語，又把「生命」看成賓語。但如果把看成補語，卻並不認為「生命」是賓語，則須另當別論）。

故而，新標點和合本的讀法如果是仍然值得探討的，就不能夠是以「更豐盛」為補語，而應是以「更豐盛」作

13. 謝文郁，《道路與真理》，頁 562。

14. 以上關於四十五種英譯《聖經》所作概述，詳參網頁 <http://www.biblegateway.com/verse/en/John%2010%3A10> (2014 年 11 月 30 日瀏覽)。這些英譯版本，以上僅列縮寫，至於正式名稱，該網頁亦有詳細列表。各種《約翰福音》注疏，也不外乎是這四種情況。這裏略舉數例：一、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系列，讀作 “have (it) in abundance”，參看 J. Ramsey Michaels, *The Gospel of John*,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2010), p. 584；二、The Anchor Bible 系列，讀作 “have it to the full”，參看 Raymond E. Brow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vol. 1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6), p. 386；三、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系列，讀作 “have it in its fullness”，參看 George R. Beasley-Murray, *John* (Waco, TX: Word Books, 1987), p. 182。

狀語——即「更豐盛地得生命」。實際上，這種讀法也恰好與以 KJV 為代表的那一類英譯《聖經》版本是相通的。

καὶ περισσὸν ἔχουσιν——馮象譯作「保它久長」。這一翻譯同樣略顯模糊。所謂「保它久長」，可以理解為（一）「久長地保住生命」，也可以理解為（二）「把生命保成久長的」。倘是（一），則在文法方面與新標點和合本無異，但把「更豐盛」改成「久長」。至於（二），如前所述，是錯誤的。然而，把「更豐盛」改成「久長」，這恐怕是不必要的。里德爾—司各特（Liddell-Scott）《希英詞典》（*A Greek-English Lexicon*）的“περισσὸς”詞條，含義甚多，在歐幾里得（Euclid）那裏甚至指「奇數」，卻沒有「久長」的意思。與這裏相適的，只有「非常多」之意——故而，很多英譯版本譯作「豐盛」（以及「更豐盛」）。¹⁵

以上檢察諸多譯本，發覺關於《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的後半句，值得繼續探討的，大抵就是新標點和合本所代表的那種譯法——「並且得的更豐盛」，視「生命」為被省略的賓語名詞，把περισσὸν理解為近似於副詞作狀語。可問題也隨之而來，倘使περισσὸν作狀語、意為「更豐盛」，περισσὸν的這一用法究竟有甚麼根據？或者說，究竟根據甚麼便斷定περισσὸν有這一用法？

里德爾—司各特《希英詞典》，“περισσὸς”詞條雖然詳細，卻只字不曾提及περισσὸν以副詞作狀語的用法——作副詞的，通常都是περισσῶς。¹⁶《〈新約〉神學詞典》

（*Theologisches Wörterbuch zum Neuen Testament*）的情形，也是如此。¹⁷由是觀之，關於καὶ περισσὸν ἔχουσιν之為

15. Henry George Liddell & Robert Scott (eds.),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xford: Clarendon, 1996), p. 1387.

16. 同上。

17. Gerhard Friedrich (ed.), *Theologisches Wörterbuch zum Neuen Testament*, Bd.6 (Stuttgart: W. Kohlhammer, 1959), pp. 61-62.

「並且得的更豐盛」，既然就是「更豐盛地得生命」，就需要對「更豐盛地」這一近似於副詞作狀語的用法作進一步的解釋。

二、布爾特曼的失誤

關於「更豐盛地」這一近似於副詞作狀語的用法，學界確實有解釋，而且解釋較為一致。他們都傾向於認為，καὶ περισσὸν ἔχωσιν裏的περισσὸν，是形容詞作名詞用，只不過是在翻譯的時候要稍作調整，把名詞意味（「豐盛」）改造成副詞（「更豐盛地」）。¹⁸

然而，這個解釋本身也還是需要解釋的。畢竟，περισσὸν之為中性形容詞，要表達名詞的意味，一般情況下都是通過與定冠詞連用。在《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這裏，卻並沒有定冠詞。那麼，名詞的意味究竟從何而來？

伯納德（J. H. Bernard）在疏解《約翰福音》的時候，首先把καὶ περισσὸν ἔχωσιν讀作 and may have it to the full，並指出這其實與《羅馬書》五章 20 節有關，意為 the περισσεία of Christ's grace——「基督的恩典的豐豐滿滿」

（按：這裏所譯的「豐豐滿滿」是名詞）。¹⁹這是指《羅馬書》五章 20 節所說的ὑπερπερίσσευσεν ἡ χάρις（新標點和合本作「恩典就更顯多了」），可ὑπερπερίσσευσεν是動詞，

18. 參看 Marvin R. Vincent, *Word Studies in the New Testament*, vol. II: *The Writings of John* (Grand Rapids, MI: Wm. Eerdmans, 1887c, 1977), p. 190: More abundantly (περισσός). Lit. may have abundance; R. C. H. Lenski, *The Interpretation of St. John's Gospel* (Minneapolis, MN: Augsburg, 1961c, 1963), p. 720: The repetition of the verb may have make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urpose stand out more independently than if Jesus had said only, "may have life and abundance." The neuter adjective περισσότης treated as a noun, "abundance" or "superfluity", namely of all the blessings which go with the true spiritual life; hence not, "may have it (life) abundantly" (R.V.), or "more abundantly" (A.V.), for this "life" has no degrees.

19. J. H. Bernard,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vol. II (Edinburgh: T. & T. Clark, 1928c, 1963), p. 355.

與καὶ περισσὸν ἔχουσιν裏的περισσὸν委實相去甚遠。這兩個句子之間的語文關聯相當微弱，《羅馬書》五章 20 節不足以作解讀《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的佐證。

有趣的是，伯納德還提到，由色諾芬（Xenophon）《長征記》（*Anabasis*）第七卷第六章第 31 段可知，περισσὸν ἔχουσιν就是 have a surplus，即「有多餘」，也就是——豐豐滿滿地以至於有了多的。所謂有趣，是指伯納德竟然犯下自相矛盾的錯誤，既以《羅馬書》五章 20 節為佐證，把περισσὸν ἔχουσιν理解為 have it to the full（這意味着「生命」作「有」的賓語），又關聯着色諾芬的文字，將其理解為 have a surplus（這意味着「多」是「有」的賓語）。不過，這裏恐怕無需因之而卻步，還是有必要對這段色諾芬的文字進行考察。

布魯斯（Alexander Balman Bruce）疏解《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直截了當地把περισσὸν ἔχουσιν看成動賓結構。他還明確地指出，περισσὸν ἔχειν在色諾芬那裏就是指 to have a surplus，即「有多餘」。²⁰如此說來，色諾芬就是一個不能迴避的話題。

就連德國的神學家布爾特曼，在解讀十章 10b 節的時候也同樣很重視色諾芬。不過，對布爾特曼來說περισσὸν ἔχουσιν不是動賓結構。他認為，在色諾芬那裏περισσὸν ἔχουσιν就是「比足夠了還要多」。但布爾特曼旋即又把「比足夠了還要多」簡化，直接以名詞「充足」（fullness，或謂「豐豐滿滿」）代之。在他看來，耶穌為「羊」帶來「生命」，還帶來了「豐豐滿滿」。²¹

20. Alexander Balman Bruce, *The Gospel of St. John*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1951), p. 790.

21. Rudolf Bultmann, *The Gospel of John: A Commentary* (trans. G. R. Beasley-Murra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71), p. 377.

布爾特曼、布魯斯、伯納德所語及的色諾芬《長征記》第七卷第六章第 31 段，是一個問句——οὐ διαχειμάσαντες μὲν ἐν ἀφθόνοις τοῖς ἐπιτηδείois, περιττὸν δ' ἔχοντες τοῦτο εἴ τι ἐλάβετε παρὰ Σεῦθου;²²與這裏讀解《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密切相關的，是 περιττὸν δ' ἔχοντες τοῦτο（按：περιττὸν 就是 περισσόν）。

οὐ διαχειμάσαντες μὲν ἐν ἀφθόνοις τοῖς ἐπιτηδείois 是較容易理解的，就是「你們難道不是已經熬過了冬天——給養相當充足……」。εἴ τι ἐλάβετε παρὰ Σεῦθου 也不難把握，就是「既然你們從塞烏特斯那裏拿來了一點東西」。既然在布爾特曼看來，περιττὸν δ' ἔχοντες τοῦτο 裏的 περιττὸν δ' ἔχοντες 意思是「比足夠了還要多」，則不難推知，對他而言整句話是——「你們難道不是已經熬過了冬天——給養相當充足，並且既然你們從塞烏特斯那裏拿來了一點東西，就比足夠了還要多」。意思倒是可以理解——你們用來過冬的給養原本就相當充足，而你們又從塞烏特斯那裏拿來了一點東西，你們在有了這一點東西之後，便是在相當充足的基礎之上又多有了一點東西，可謂比足夠了還要多。布爾特曼的思路，應該就是這樣。

據此可知，περιττὸν δ' ἔχοντες τοῦτο 對布爾特曼而言是指——「有了這一點東西便比足夠了還要多」：「有了這一點東西」對應着 τοῦτο，「比足夠了還要多」對應着 περιττὸν δ' ἔχοντες。可問題是，文法層面又該如何對應？

既然布爾特曼堅決地把 περιττὸν δ' ἔχοντες 看成一個結構，τοῦτο 也就不可能被他看成是 ἔχοντες 的賓語。如此說來，他恐怕只能把 τοῦτο 看成賓格形式作狀語，意為

22. Xenophon, *Anabasis* (trans. Carleton L. Brown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588-589 (VII.6.31)。或可參看色諾芬著，崔金戎譯，《長征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頁 194。但中譯文對這句話的理解不盡正確。

「就……而言」，對περιττὸν δ' ἔχοντες進行修飾。由此便需要對整句話略作調整——「你們難道不是已經熬過了冬天——給養相當充足，並且既然你們從塞烏特斯那裏拿來了一點東西，就有了這一點東西而言你們的（給養）狀況就是比足夠了還要多」。

不難看出，所謂「比足夠了還要多」完全是一個意譯，已經把前面的內容——「給養相當充足」囊括進來。「比足夠了」裏的「足夠了」，是對「給養相當充足」的摘取。這意味着，περιττὸν δ' ἔχοντες如果就像布爾特曼所想的那樣確實是一個結構，那麼它也只是指「比……還要多」，或可謂「更多了」。按照布爾特曼的思路，只能夠把整句話這樣來理解——「你們難道不是已經熬過了冬天——給養相當充足，並且既然你們從塞烏特斯那裏拿來了一點東西，就有了這一點東西而言你們的（給養）狀況就（在給養方面比給養充足還要）更多了」。

布爾特曼實際上是犯了未及細察的失誤，錯把色諾芬那裏περιττὸν δ' ἔχοντες的言外之意「比足夠了還要多」當成本意。他據此對《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所作的讀解，也就是錯誤的。如果布爾特曼沒有出現失誤，那麼，他就會意識到十章 10b 節裏的περισσὸν ἔχουσιν實際上是「更多」，十章 10b 節應是「我來，是要叫羊有生命，並要叫羊有更多」。設若如此，他的讀解與布魯斯、伯納德（誠然是伯納德提到的第二種意見）是相通的。對布魯斯、伯納德而言，關於色諾芬的περιττὸν δ' ἔχοντες τοῦτο，應把τοῦτο理解為賓格作狀語，把περιττὸν δ' ἔχοντες理解為「有更多」。故而，他們便認為《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裏的περισσὸν ἔχουσιν也是「有更多」（按：這裏所說的「更多」是名詞）、「有多餘」。

可即便如此，他們所作的論證，不外乎就是——
περιττὸν δ' ἔχοντες 在色諾芬那裏是「有更多」，所以
περισσὸν ἔχουσιν 在《約翰福音》裏也是「有更多」。他們
並沒有說清楚，περιττὸν δ' ἔχοντες 又或者 περισσὸν ἔχουσιν
為甚麼是「有更多」。

三、正解：「還有」

普羅提諾 (Plotinus) 《九章集》 (*Enneads*)，有一句
話 (同樣也是問句) 也談到 περιττὸν εἶχε——τί γὰρ ἂν καὶ
περιττὸν εἶχε νοῦ, ὥς ἂν νοῦ νόητα μὴ τοιοῦτον ὄν, οἷον μὴ
τέλεον γέννημα;。²³這裏的 περιττὸν，同樣也就是 περισσὸν。

《普羅提諾詞典》 (*Lexicon Plotinianum*) 的 “περισσὸς”
詞條明確地提到這句話，指出 περισσὸν εἶχε 加「屬格」 (νοῦ
是 νοῦς 的屬格)，其實是固定搭配，類似於英語裏的 *over and
above*，也就是「除了……之外」。²⁴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的
提示。

不過，詞條的編寫，往往過於追求凝練。細讀這一解釋，
不難看出更詳細的解釋應該是——περισσὸν 加屬格，與 εἶχε
組合，這是固定搭配，意為「除了……之外還有……」或「除
了……之外又多有了」，類似於英語裏的 *to have ... over and
above*。疑問代詞 τί，是作 εἶχε 的賓語——「還有……」，便
是 περισσὸν νοῦ 加 εἶχε τί)。阿姆斯特朗 (A. H. Armstrong)
的英譯，就是這樣來進行解讀的。他把 τί γὰρ ἂν καὶ περιττὸν
εἶχε νοῦ 譯作 *For what could an intelligible have over and above*

23. Plotinus, *Enneads* VII (trans. A. H. Armstro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92-93 (VI.7.2.46)。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由阿姆斯特朗 (A. H. Armstrong) 翻譯的《九章集》第七冊，實際上是一般所說的《九章集》第六卷第六篇至第九篇，這裏引自第六卷第七篇第二章第 46 段。

24. J. H. Sleeman & Gilbert Pollet (eds.), *Lexicon Plotinianum* (Leiden: E. J. Brill, 1980), p. 839.

Intellect (...)?, 即「這是因為一個可以思想的東西除了擁有思想以外還能夠擁有甚麼呢 (……) ?」。²⁵

倘仿照對普羅提諾這句話的讀解，視「περισσὸν加屬格」與「εἶχε加賓語」是搭配，則可以順暢地解讀色諾芬的 περιττὸν δ' ἔχοντες τοῦτο。ἔχοντες τοῦτο是動賓結構，περισσὸν的後面則省掉了「屬格」形式的內容。如果把內容轉成「屬格」補上，則是——περιττὸν [τῶν ἐπιτηδείων τῶν αἰσθητῶν] δ' ἔχοντες τοῦτο。整句話便是——「你們難道不是已經熬過了冬天——給養相當充足，而且由於你們從塞烏特斯那裏拿來了一點東西，（除了那些相當充足的給養之外，你們）就還有（按：或多有）了這一點東西？」。

這樣解讀色諾芬的 περιττὸν δ' ἔχοντες τοῦτο，便與布魯斯、伯納德有很大的不同。這種讀法的優勢在於，它很好地解釋了 περιττὸν。中性形容詞，通常意指「多」，但要是後接「屬格」，便表示「除了……之外」、「超出……之外」的，在希臘語裏 περιττὸν並非唯一。譬如形容詞 ἔξοχος 的中性複數 ἔξοχα，後接「屬格」，就表示 far above 即「超出……」

（荷馬《伊利亞特》[*Iliad*]第十四卷第 257 句所說的 ἔξοχα πάντων，意為「超出一切」——亦即「尤其」²⁶）。²⁷ 如果還是遵循布魯斯、伯納德的思路，則要進一步解釋 περιττὸν δ' ἔχοντες 裏的 περιττὸν 如何從形容詞變成具有名詞意味的——但這基本上不太可能得到解釋。

色諾芬《長征記》，連同普羅提諾《九章集》一起，便提供兩起語文證據，表明 περισσὸν 作為中性形式的形容

25. Plotinus, *Enneads* VII, p. 93。由此可知，哈德爾（Richard Harder）的德譯雖是經典，關於這句話的理解卻是錯誤的。參看 Plotin, *Plotins Schriften* Bd. III: a. *Text und Übersetzung*, (trans. Richard Harder; Hamburg: Felix Meiner, 1964), pp. 252-253。

26. 參看羅念生譯，《伊利亞特》（羅念生全集第5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頁354：「尤其想找到作惡的我」。

27. Liddell & Scott (eds.), *A Greek-English Lexicon*, p. 599.

詞，有一種用法是，它加「屬格」構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結構。完全可以想到，既然περισσὸν後面的「屬格」就是指代前面剛剛提到的內容，那麼，在使用這一結構的時候，把這一「屬格」省略，便是常態。值此「屬格」被略去之常態，便也可視情況把περισσὸν看成一個近似於可以單獨使用的詞彙，類似於副詞，表示「此外」——適於翻譯它的英語詞彙，便是 *besides*。而即便περισσὸν明確地帶上「屬格」又或者還與εἰς搭配，*besides* 的譯法也是適用的，作「除了……之外還有」。

有學者曾撰文探討十四世紀初的一本希臘文選，文選裏恰好也有與περισσὸν有關的文字——φέρει πλέον τι καὶ περισσὸν ἑξόχως καὶ πάνθ' ὑπερβέβηκε πάντῃ καθάπαξ。這位學者譯之為——It bears everything collectively and more besides, extravagantly excessive, it has surpassed everything altogether at once。²⁸其中，καὶ περισσὸν ἑξόχως被譯作 and more besides, extravagantly excessive。

ἑξόχως是標準形式的副詞，與剛才在舉例子的時候所說到的形容詞ἑξόχος有關。可以把ἑξόχως直接譯作「尤其」——歐里庇得斯（Euripides）《酒神的伴侶》（*The Bacchae*）第1235行所說的ἑξόχως δ' ἐμέ，就是 *but myself especially*，即「尤其是我」。²⁹至於這裏的περισσὸν，既然是單獨使用，則應作「此外」——即 *besides*。故而，καὶ περισσὸν ἑξόχως直譯便是 *and besides especially*。或可對那位學者的翻譯略作調整——It bears everything collectively

28. Ruth Macrides, "Poetic Justice in the Patriarchate: Murder and Cannibalism in the Provinces", in Gregory Nagy (ed.), *Greek Literature in the Byzantine Period* (Oxford: Routledge, 2001), pp. 341-372.

29. 參看歐里庇得斯著，張竹明、王煥生譯，《歐里庇得斯悲劇·下》（古希臘悲劇喜劇全集第5卷；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頁289。

and, besides, especially, it has surpassed everything altogether at once。

有這三個文本例證作為基礎，便可着手對《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的περισσὸν問題進行處理。把περισσὸν理解為副詞作狀語，這一思路現在看來並沒有錯。但經過這番論證可知，不能把它理解為「豐富」、「更豐盛」，而應理解為，或者是「此外」，或者「除了……之外」。具體來說，還需要看περισσὸν是不是單獨被使用。既然十章 10b 節後半句所說的是καὶ περισσὸν ἔχουσιν，涉及到「有」，那麼，就不能解作「此外」，只能理解為「除了……之外還有」。如果περισσὸν後面的屬格被省掉，則「除了……之外還有」便可簡化為「還有」。

據此可知，περισσὸν後面被省略掉的「屬格」形式的名詞，就是十章 10b 節前半句所談的「生命」。十章 10b 節後半句，當是「除了生命之外還有」。十章 10b 節解作——「我來，是要讓它們有生命，而且還要讓它們，除了（生命）以外，還有……」，甚至還可進一步簡化為——「我來，是要讓它們有生命，要讓它們還有」。

根據以上論證可知，關於《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的καὶ περισσὸν ἔχουσιν，確實可以把περισσὸν理解為近似於副詞作狀語。新標點和合本的「更豐盛的」，又或者 more abundantly 等等，就這一點而言是正確的。但這個近似於副詞作狀語的περισσὸν，應被理解為「還」而非「豐盛」抑或「更豐盛」。³⁰

30. 除了《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περισσὸν在《新約》裏還出現四次。在《哥林多後書》九章 1 節裏，中性形容詞περισσὸν作表語，引導無人稱句子。《馬太福音》五章 37 節、《羅馬書》三章 1 節，περισσὸν均與定冠詞連用（故可被看成名詞），具有名詞的意味，指「多」。但對《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的解讀而言，這三處文字沒有參考價值。至於《馬太福音》五章 47 節，情況則稍微複雜一些。

四、還有甚麼？：《約翰福音》的十字架神學

緊接着要回答的問題是，在十章 10b 節裏，除了生命以外，要讓它們（群羊）還「有」甚麼？換言之，在καὶ περισσὸν ἔχωσιν裏，ἔχωσιν的賓語究竟是甚麼？

賓語不可能是「生命」——既然已經「除了生命」。「得的更豐盛」的譯法，也就不單「更豐盛」是錯譯（應為「除了……以外」），就連「得的」也譯得不夠準確，因為它把生命看成「得」的賓語。

十章 11-18 節所談的，是「好牧人為羊捨命」主題：「¹¹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¹²若是僱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趕散了羊群。¹³僱工逃走，因他是僱工，並不顧念羊。¹⁴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¹⁵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¹⁶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裏的；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了。¹⁷我父愛我；因我將命捨去，好再取回來。¹⁸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

《馬太福音》五章 47 節，希臘原文是“καὶ ἐὰν ἀσπάσῃσθε τοὺς ἀδελφοὺς ὑμῶν μόνον, τί περισσὸν ποιεῖτε; οὐχὶ καὶ οἱ ἐθνικοὶ τὸ αὐτὸ ποιοῦσιν;” 新標點和合本作：「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麼長處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嗎？」τί περισσὸν ποιεῖτε，便是「比人有甚麼長處」。這其實是把περισσὸν看作中性形容詞，修飾中性的疑問代詞τί。「比人有甚麼長處」，也就是「（你們）做出了甚麼更多（的事情）嗎？」。

所謂「做出了甚麼更多（的事情）」，顯然是指——與外邦人相比，「你們做出了甚麼更多（的事情）嗎」。基於這種思路，也就確實可把「（你們）做出了甚麼更多（的事情）」，改換為「比人（引按：指外邦人）有甚麼長處」。受《馬太福音》五章 47 節的啟發，或也可把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的περισσὸν理解為中性形容詞。只是其所修飾的，不是之前提到的「生命」（zoe），而是被省略的某個中性名詞或代詞。καὶ περισσὸν ἔχωσιν，便要理解為「有更多的東西」。這樣來解讀，算是解決了十章 10b 節的問題。但問題是，這種解決方案缺乏可推廣性。實際上，就像在文中所談到的，古代文本裏另有兩個例句（普羅提諾、色諾芬）也用到了περισσὸν和ἔχωσιν這兩個詞（只是ἔχωσιν的形式略有變化而已），就不能這樣來解讀。倒是反過來，就算是《馬太福音》五章 47 節裏所說的τί περισσὸν ποιεῖτε，要是把περισσὸν理解為「還」，也是可以說得通的——「你們如果只是給你們的兄弟請安，那麼你們還做了甚麼呢」。兩種讀法孰優孰劣，也就不言而喻。解釋《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περισσὸν的學者，基本上都不提《馬太福音》五章 47 節，恐怕也是由於他們都覺得沒有可能由之反推至《約翰福音》。

捨的。我有權柄捨了，也有權柄取回來。這是我從我父所受的命令」（新標點和合本）。

在福音書裏，「好牧人為羊捨命」（τὴν ψυχὴν αὐτοῦ τίθησιν ὑπὲρ τῶν προβάτων）也是《約翰福音》所特有的一個主題。耶穌為羊所捨的「命」，原詞其實就是「靈魂」

（ψυχή）。許多譯本傾向於把《約翰福音》裏的 zoe、psyche 都譯作 life。必須要指出的是，即便已經用同一個詞 life 來翻譯這兩個在《約翰福音》裏均被賦予特別意味的詞，也還是應該注意到，這是兩種內涵頗有差別的 life。

格外看重「屬靈人」者，如施維登堡（Emanuel Swedenborg）或者倪柝聲、李常受，會特別願意闡述《約翰福音》裏 zoe、psyche 之間的差別。施維登堡更願意把《約翰福音》裏的 psyche 稱作 the life of the body，不過是「身體的生命」而已。³¹倪柝聲便說，「有的讀《聖經》的人指明：在希臘文裏有一個生命字：（一）比阿司（引按：Bios），（二）樸宿刻（按：psyche），（三）奏厄（按：zoe）。這三個字雖然都是說生命，但他們所說的生命，卻各有不同的意思。比阿司是指着肉體的生命說的。當主耶穌說，寡婦將一切養生的，都獻給神，就是用這字。奏厄就是最高的生命，靈的生命。《聖經》用永生的地方，都是用奏厄這個字。樸宿刻就是叫人有生機的生命，就是人天然的生命，就是魂的生命。《聖經》中說到人的生命時，就是用這一個字。」³²這種談法，或許在旨趣上有奢談 psyche、

31. Emanuel Swedenborg, *The Apocalypse*, Vol. IV (trans. the translator of the Arcana Coelestia; London, 1814), p. 525.

32. 倪柝聲，《屬靈人》上冊（第一輯第十二冊）（台北：台灣福音書房，1991），頁 27，還可參看頁 28（「好牧人為羊捨命」，約十 11、15、27）。也可參看 Watchman Nee, *The Spiritual Man*, Vol. 1 (New York: Christian Fellowship Publishers, 1968c, 1977), pp. 23-24。至於李常受，可參看 Witness Lee, *1, 2, & 3 Joh, Jude*, Vol. 2 (Anaheim: Living Stream Ministry, 1984), p. 246。

zoe 的差別之嫌。但 zoe、psyche 這兩個詞在《約翰福音》裏的差別，卻是不爭的事實。尤其是《約翰福音》十二章 25 節把 psyche、zoe 分別開來，能同「永恒的」一詞搭配的只是 zoe 而非 psyche，可謂一明證。

《約翰福音》裏的 zoe 之為 life，是指由於信仰而加入上帝團契的那種 life，可說是一種屬靈層面的生命（基督教神學意味的「永生」）。而《約翰福音》十章 11 節（及其他涉及「捨命」的語句）裏的 psyche 之為 life，卻是一種可捨的 life。就此而言，漢譯把 zoe 譯作「生命」而把 psyche 解作「命」，確可謂一相對較好的解決辦法，生動而又不乏辨別度（當然，倪柝聲把 psyche 稱作「魂」，也仍然有很可回味的地方）。³³

33. 有鑑於多數譯本都以同一個詞 life 來譯《約翰福音》裏的 psyche 和 zoe，則可推知一般都傾向於認為 zoe、psyche 這兩個詞在《新約》裏是同義的。但很顯然，學界到目前為止並沒有給出有力的論證。這裏擬以德國學者赫爾瑪尼教授（Friedrich Hermanni）的論述為例，來闡述這種「同義」論的思路。

赫爾瑪尼教授近來在一本談論「身體／靈魂」關係問題的重要著作裏指出，「在《新約》裏 psyche（引按：靈魂）概念與生命即 zoe 基本上是同義的」，《新約》所說的「靈魂」便與希臘哲學、尤其柏拉圖哲學所理解的「靈魂」不同，它「不是一種自足的機能，並沒有從上帝那裏獲得一種屬於它自己的，甚至向外借出的權能」，「在任何一個時刻，都要靠上帝才能成其為牢固、謹嚴、穩定的」。參看 Friedrich Hermanni, *Das Leib-Seele-Problem. Antwortversuche aus medizinisch-naturwissenschaftlicher, philosophischer und theologischer Sicht* (München: Fink, 2006), p. 233。

赫爾瑪尼教授的這一論述，實際上也是較有代表性的。它嚴肅地強調，基督教神學與希臘哲學在「靈魂」觀方面存在着重要的分野。然而，赫爾瑪尼教授的這種看法在論證方面存在着明顯的紕漏。

《新約》所說的「靈魂」與希臘哲學所說的「靈魂」有根本性的區別，這一點固然是以《新約》裏的希臘詞「靈魂」與一般所理解的希臘詞「生命」是同義詞這一點為基礎，但這是不是就意味着——《新約》裏的希臘詞「靈魂」與《新約》裏的希臘詞「生命」是同義詞？假如發現《新約》裏的希臘詞「生命」與《新約》裏的希臘詞「靈魂」並非同義，則可知以上論證其實存在着概念偷換的錯誤——實際上，與《新約》裏的希臘詞「靈魂」同義的，並非《新約》裏的希臘詞「生命」，而是「生命」一詞在《新約》以外的文本裏的使用。

最近，奧地利學者基爾希施勒格（Walter Kirschschläger）敏銳地指出，就《約翰福音》而言，「靈魂」、「生命」這兩個概念在內涵方面其實有明顯的差別。《約翰福音》談 ψυχή，總是在講從生到死的關鍵變化（第十章第 11 句、第 15 句、第 17 句、第 24 句、第 12 章第 25 句等等），談 ζωή（第六章第 48-58 句、第 10 章第 10 句、第 20 章第 31 句），則是在講「加入到上帝的團契以後就具有了一種不再受約束的充實生命」。參看 Walter Kirschschläger, "Tod, Auferstehung, Erlösung", in Hermann Häring (ed.), *Der*

作為「命」，「靈魂」竟然是「為」羊可「捨」的。《約翰福音》的這一說法，委實值得留意。亨格爾教授（Martin Hengel）曾說，《約翰福音》在「十字架神學」（theologia crucis）方面有一個特別之處，那就是強調耶穌的死（十字架事件）的「為……」的意味。在《約翰福音》裏，介詞「為」有九次是在指示耶穌受難一事。其中六章 51 節談到，「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肉，為世人之生命所賜的」。對亨格爾而言，耶穌在這裏把「肉身」同「為」關聯，並非偶然，而是在呼應一章 14 節所說的「道成肉身」。³⁴這裏則還擬對亨格爾教授的這一說法作一補充。既然《約翰福音》的「十字架神學」的特點是強調「為……」的意味，則可知十章 11-18 節的「為羊捨命」一說亦當是《約翰福音》「十字架神學」的重要內容。約翰對十字架事件的意義進行敘述，既通過「道成肉身」學說賦予「肉身」一詞以深刻的內涵，也通過「好牧人為羊捨命」一說賦予「靈魂」一詞以別樣的意味。

有鑒於「好牧人為羊捨命」是《約翰福音》裏所特有的一個重要說法，也就有理由推定十章 10b 節「還有……」言所未盡的，當與這件事情有關。耶穌的來，不單是要讓人樹立信心，加入到上帝的團契裏——「得生命」，還要讓人知道《新約》的締結是以耶穌這位好牧人「為羊捨命」為中保。

概而言之，既然這裏從語文學方面、從義理方面清楚地指出十章 10b 節裏καὶ περισσὸν ἔχουσιν的意味，則或可仿效新和合本的譯筆，將十章 10b 節譯作——「我來，是要

Jesus des Papstes. Passion, Tod und Auferstehung im Disput (Berlin: LIT, 2011), pp. 57-82, 見頁 71 注 49。這裏擬認同基爾希施勒格的觀點。

34. Martin Hengel, "The Prologue of the Gospel of Johan", in Martin Hengel, *Theologische, historische und biographische Skizzen* (Kleine Schriften VII;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0), pp. 34-63, 見頁 39。這篇文章原載 R. Bauckham & C. Mosser (ed.), *The Gospel of John and Christian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08), pp. 265-294。

叫羊有生命，要叫羊還有」（改成粵語，或許更有趣味——「我來，係要佢哋有生命，我還要佢哋仲有」）。這裏的「還有」（抑或「仲有」），是指「還有為羊捨命的好牧人」。從「叫羊有生命」到「叫羊還有（為羊捨命的好牧人）」，內涵也恰好是遞進的——前者不過是說「羊」，後者則還說到羊與牧人的關係。關於十章 10b 節的翻譯，也就不可以把「羊」意譯為「人」，否則將不能與十章 11 節「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順暢地銜接。

關鍵詞：《約翰福音》 希臘文《新約》 「還有」
「要叫羊還有」

作者電郵地址：yangjunjie@bnu.edu.cn

kai perisson echōsin:

A New Reading of John 10:10b

YANG Junjie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For “*kai perisson echōsin*” (John 10:10b), there are two main translations in the English world. While some translate it as “have life more abundantly”, many others prefer to the translation of “have life to the full”. But having the sentences by Xenophon and Plotinus as the philological proof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kai perisson echōsin*” means originally to be “and besides (the life), have”, where the noun “life” is not the object of the verb “*echōsin*”. The actual object of the verb “*echōsin*” in 10:10b is the good shepherd giving his life to the sheep.

Keywords: Gospel of John; Greek New Testament; *perisson*;

kai perisson echōsin

